第 19 卷 第 3 期 昆 虫 学 报 Vol. 19, No.3
1976 年 8 月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August, 1976

关于我国古代动物分类学的讨论

邹 树 文

我国古代动物分类法有好几种，而都不外乎唯物与唯心两个观点、两种方法的斗争。《尔雅》动物五篇所体现的虫鱼鸟兽分类法，是古代劳动人民接触大自然总结经验而成，是一种朴素唯物的动物分类法。《礼记·月令》所包含的鳞羽倮毛介五虫分类法，是五行家言，欲夺《尔雅》分类的地位，逐渐转变而成为与其他事物一同纳人五行的唯心的动物分类法。二者之间如何转变以及后人如何对它们的应用，都在研究我国古代动物分类学的范围，而是我们进行讨论时将要或多或少涉及的。《昆虫学报》开辟“学术讨论”园地，发表高耀亭同志《我国古代动物分类学的成就初探》一文，以引导讨论。为了响应贯彻“双百”方针的号召，使我不辞老迈执笔参加。

西汉以前记述动物分类法的文献，计有《尔雅》动物五篇、《吕氏春秋·观表》、《考工记·梓人》、《淮南子·时则训》、《春秋繁露·五行逆顺》、《大戴礼·易本命》、《周礼·地官·土会》、《礼记·月令》等共八种书。这八种书的次序，是按研究讨论各种动物分类法的形成时期而排列的。八种书中，只有《尔雅》动物五篇胪列很多真实种类；不须多作解释，只就其现存内容，试作分析调动，即可知道它是虫鱼鸟兽四大类的分类法。其他各书所述分类法则主要的仅有类名，很少有解释或实例，虽有古人各注，但难以深信，必须仔细研究分析，才能了解到各个不同的分类法所用几个大类的名称，名称相同者意义是否相同，名称不同者意义是否有别。现在先从《尔雅》说起，因为它有具体真实的内容，我们可用它和其他分类法作对照。

《尔雅》是多处被后人搀杂和窜乱的一部书。我于 1958 年曾作研究①，试就《尔雅》动物五篇里面废去《释畜》一篇，而将其内容分别并入鸟兽两篇；在按照现代科学概念、遵守该书自己的分类依据，在不变动原书轮廓的原则下，取其他四篇中现存动物名称，把它们或调进去或调出来。于是清理出《尔雅》动物分类法的内容。即是：虫应为全体无脊椎动物；鱼包括鱼类、两栖纲、爬虫纲等低级脊椎动物，即冷血动物；鸟是鸟类；兽是哺乳动物；界限都很分明而意义古今不悖。因此，应该认为《尔雅》的虫鱼鸟兽分类法，是我国古代最早朴素唯物的动物分类法，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劳动中不断和大自然接触，不断总结经验而成的分类法。《尔雅》用虫字为一部分动物的名称，而不是用虫字代表全体动物的名称；我曾以此与《诗经》相比，而认为它的分类法的形成时期，应和《诗经》中最早的诗歌相当，即是不迟于西周时期②。今读高文对于《尔雅》动物分类法的解释，使我得有同声相应的欣慰。

但是，高文对于《礼记·月令》五虫分类法的倮字的解释说：“[注 11] 倮、裸、臝、羸四字一般均认为相通，作同字异体论……”，这种看法我现在不敢赞同。往日没有仔细研究说

① 邹树文《西汉以前几种动物分类法的疏证》，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一集，中华书局，1958，165—182页。
② 同注①。

过和高文此注文字完全相同的话③，仅在我文另页附带地说过："作为同字异体的说法，还是应该考虑的"④一语，以表怀疑而已。近二十年来我写成了一部三十万言的书稿及与动物分类有关的文稿⑤，对于这些问题，自忖比以前看法都有所发展，惟因尚在待印之中，不得不将这四个不同之点略述我见于下。

裸、蠃、蠃、倮四个字作为动物分类所用名词，是在四个不同时期，四种不同文献上分别开始出现的；搞清楚它们这些不同的关系，就有助于了解各种唯心的动物分类法是怎样逐渐形成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学习历史，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作具体分析。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记录这些动物分类的各种古书，有些是能知道其作者的，有些是不知其为何时何人的，而最有影响的则是伪托的。了解到每一种分类法的形成时期才能正确知道它们所用各个名词的涵义，才能知道伪托的历史经过及其危害性。

裸字出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的最后一篇《观表》。它说"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鳞，未尝息也"。句中毛羽裸鳞与草木并举，即可知此四个字是早期五行家言，完全是一个字对一个字地改换《尔雅》虫鱼鸟兽名称而成的动物分类法。毛等于兽，羽等于鸟，可由《尔雅》"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两句分类依据，知其相合。裸等于虫，用《尔雅·释虫》"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的说法，而仅取其无足之意，并观形于最常见又是个体最多的蛆状幼虫，谓之曰裸，谁能说不对呢？因为毛羽均仅是用兽及鸟的特征的一偏而命名的，是同样的例子。鳞等于鱼亦不必有异议了。东汉高诱各注，分开《尔雅》的兽，而以虎狼为毛虫、牛羊为裸虫，均不合理，尤其是所加虫字更出乎原书之外了。试看《观表》原书，上句说天，本句说地，然后总结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意在无所不包，决不会说到动物而用包括不了全体虫鱼鸟兽的名称的。

蠃字始见于《考工记·梓人》。据江永说"《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⑥。《考工记》梓人为筍虡。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蠃者、羽者、鳞者。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蠃者、羽者、鳞者以为筍虡。外骨、内骨，郤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梓人》的大兽已具五数，其中羽者鳞者与《观表》相同，即等于《尔雅》的鸟鱼。蠃者按照所说"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后、大体、短脰，若是者谓之蠃属。应和宗庙之牲的脂者膏者同是哺乳动物而并入《观表》的毛，即等于《尔雅》的兽。《梓人》的小虫之属以骨、行、鸣分而为三，合之即是《观表》裸，而等于《尔雅》虫。《梓人》是五行家言在动物分类上的第二步单独发展，但是大五、小三，还不能用五个字包括全体动物。

《观表》是《吕氏春秋·恃君览》的一篇，其主编人吕不韦集门客编书时已在战国之末。纵使认为《考工记》写成于战国之际，其成书仍应早于《吕氏春秋》，为什么讨论时先前者而

③ 同注① 168 页 21 行。
④ 同注① 178 页 20 行。
⑤ 《中国昆虫学史》等。
⑥ 江永《周礼疑义》。

后说后者呢？唯心的五行家言起于齐之稷下⑦，当时秦文化后于六国，而齐鲁之邦早就被称为文化发达了。《观表》仅和《尔雅》对等地逐字更替，显然是五行家言最初接触到动物分类法还未能完全纳入五行范畴的情况。《梓人》的大兽五而小虫三，分明已超过《观表》毛羽裸鳞粗疏的换字而有所发展的。地域有东西，传播有先后。看《观表》所记，在动物分类法的形成来说，应该是先于《梓人》的。由此可知，必须论定时代的先后，依次探讨，才能不受古人的蒙蔽。

蠃字用在动物分类法作为一个大类的名称，始见于《淮南子·时则训》中五个其中之一。《时则训》作于西汉初年，几乎包罗一切事物(除植物矿物外)，是最完备五行相生的五行说。王莽刘歆伪托周公姬旦作《礼记·月令》⑧时，就是用《时则训》做蓝本的。《时则训》与《月令》两书相互之间的时代关系，极为重要，留待下文详谈。我文⑨受《易本命》用全篇四分之三的篇幅，剽窃《淮南子·地形训》作前提的方法所欺，误认为《易本命》结语中所用倮字，是与《时则训》的蠃为同字异体，所以我亦承认一般说法以为它们四个字都是同字异体了。我文更进而以讹证讹，截取《地形训》自"窔生海人"至"凡介者生于庶龟"等语以作佐证。殊不知截去原件一部分的证词是不能用的。现在看没有抄的"煖湿生容"一小段，倒可附会到虫，也不必用了。综观"窔生海人"全节包括已抄未抄各段所举动物名称，都掺杂了一些神奇怪物，和它们辗转相生之意，全不是唯物的说法。**"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为了要实事求是地探讨我国古代动物分类学，是不应该纠缠在这节无法实践的奇谈怪论上。

从时代先后的观点看，《时则训》五虫分类法，当然是继《观表》、《梓人》而起的一种动物分类法。《时则训》没有举出实例作解释，我们只有用它和《观表》对比，并参照《梓人》而解释之。《时则训》毛羽二字均与《观表》相同。鳞类则均比《观表》、《梓人》内容为少，因为已从其中分出介类的缘故。《时则训》蠃，应认为兼顾《梓人》小虫之属，而取《观表》裸的古文𧞤⑩的中心"土"换作"虫"字而成蠃字。这个设想是因为《时则训》每季每月所述五行事物在一年之内必举其全，岂能像后来的董仲舒抹杀《梓人》的小虫之属而"削足适屦"呢！难者可能要问，《观表》与《梓人》的先后既以发展为准，《时则训》时代接近《梓人》，为什么要越过它而仍回《观表》呢？应之曰，这是没有注意到《梓人》大兽五小虫三是在动物分类上单独发展，而《时则训》则是要将全体动物分类和其他事物一齐纳入五行，只能限于五个字的框框里，所以不能不回到《观表》，而从鳞中分出介来，正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此外，就当时已有的趋向，如《庄子》之二虫、《吕氏春秋》三群之虫等用法，而在五行家言中确定用虫字作全体动物之共名，亦以《时则训》为始。

倮字⑪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逆顺》，是董仲舒一家之言。董仲舒和淮南王刘安生年不相上下，董仲舒对策恰满一年（公元前139），刘安入朝献所作《淮南子》，怎样可以分别出《时则训》早于《春秋繁露》呢？刘安以王位之尊，席丰履厚，取精用弘，著书

---

⑦ 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⑧ 邹树文《礼记月令辨伪》，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一集，中华书局，1958。

⑨ 同注① 172 页。

⑩ 见《康熙字典·衣部》裸字古文。

⑪ 《内经·五常政大论》《管子·幼官》均有倮字，但《五常政大论》《幼官》均是汉人伪托。

是数千门客各献所闻而统一编纂，刘安主编的书不免是就早有成说的选录。董仲舒两相骄王，赐罪病免，家居著书，《春秋繁露》是病退后的作品。考虑刘安、董仲舒两人的《汉书本传》以定他们著作之先后，应无疑义。同是五虫分类法，可知是董仲舒因袭了《时则训》，于其中废去蠃字，另立倮字。现节录董仲舒《五行逆顺》:

木者春。恩及鳞虫则鱼大为(繁盛)，群龙下。

火者夏。恩及羽虫则飞鸟大为，凤凰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种，君之官。恩及倮虫则百姓亲附，贤圣皆迁，仙人降。

金者秋。恩及毛虫则走兽大为，麒麟至。

水者冬。恩及介虫则鼋鼍大为，灵龟出。

董仲舒将《礼记·礼运》四灵说⑫合并于《时则训》的鳞羽毛介四虫而纳人五行，同时可见董于《时则训》毛虫中分出人来另立倮字，挤掉了它的蠃字的地位。董仲舒的五虫分类法是残缺不全的动物分类法，因为它抹杀了《尔雅》的虫——代表全体无脊椎动物的一大类。董仲舒这个改变是探讨我国古代动物分类学的重要问题，必须试作疑问反复辩论以明之。

《周书·泰誓》武王伐商誓众有"惟人万物之灵"一语，《尔雅》兽类怎见得是包括人在内呢？应之曰，《泰誓》是汉以后人伪托。《尔雅·释兽·须属》"人曰挢"一语不够明确，应看后人怎样应用《尔雅》分类法的实例。唐李勣苏恭《新修本草》⑬卷第十五《兽禽部》的《兽上》有人乳、头发、人屎尿、牛乳、羊乳等用作药品，目录中并列在一起，可以证明到唐显庆四年(公元 659) 还是人兽不分的。不但如此，宋嘉祐三年敕撰《本草图经》⑭中有"并虫鱼鸟兽玉石等人药用者"一语，可见直到公元 1058 年本草学者仍用《尔雅》虫鱼鸟兽分类法。

董仲舒为什么要把人从《时则训》毛虫中分出来另立倮虫一类而置《尔雅》虫于不顾呢？应之曰，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也⑮。"就是他以倮换蠃的原因。这样配合五行的五个字地位都占满了，当然抹杀了《尔雅》的虫。高文引过董仲舒自己的话"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董仲舒为了单独把他所谓受命于天的人位置在中央，还能顾得到动物分类中缺少一些"小虫之属"吗！

后于董仲舒一百多年有《大戴礼·易本命》，即是上文说过剽窃《淮南子·地形训》作前提的那篇文章。它的结语和前提毫不相干。结语说:

故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

这几句结语道道地地阐述了董仲舒的五虫说。所谓每类三百六十之数，正是从董仲舒

---

⑫ 《礼记·礼运》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⑬ 唐李勣苏恭《新修本草》纂喜庐丛书之二。傅云龙影印日本天平三年(731)手抄本，清光绪十五年(1889)刊于日本。

⑭ 据傅云龙校勘《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补增一卷》又跋自注。

⑮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惟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⑯。"等语出来，不过把天地改为乾坤而以此数推之于禽兽万物而已。《易本命》把董仲舒的贤圣仙人简化为圣人二字，又用结语后的推论说明帝王好恶动静影响四灵来去，以及相应而至的人民夭寿、五谷丰欠、六畜繁耗均息息相关。这实际是将董仲舒"土者夏中成熟百种君之官"及每段均有"恩及"、"咎及"的意思结合董所用四灵说为之扩张铺叙；同时又将圣人和帝王等同起来抬高其权威以取媚于封建皇朝的统治者。《易本命》的结语既和董仲舒《春秋繁露》有如此渊源，为什么能够说剽窃《地形训》作前提呢？

我文⑰曾将《易本命》的前提和《地形训》逐句对比而知道它开首自加"子日夫易之生"六字，以掩盖刘安杂家的书转变成儒家之《易》，才能和儒家董仲舒相合。于是它从"人禽兽万物昆虫⑱"抄起，包括"天一地二人三"直到"虫故八月而化"，再自加"其余各以其类也"一句，意在添上一个类字。它这样做是要和结语的最后两句中"乾坤类禽兽万物数"对上号，还指出人是另外分开的。它又接抄一些有蚕、蝉、蜉蝣、食土者、食木者、食桑者等的句子而结束，以再三表明其中有虫。这都是它剽窃《地形训》作前提的用意所在。由此可见，《易本命》作者明知董仲舒五虫取自《时则训》以倮易嬴，是一个抹杀虫类、残缺不全的动物分类法，所以剽窃《地形训》企图代董仲舒补缺。

《易本命》前提包括《尔雅》的虫与其结语不包括的矛盾客观存在，一经分析便充分暴露。为什么封建时代的文人没有揭发出来呢？当然是董仲舒五虫被王莽刘歆用作伪托《月令》的材料，《月令》后来成为历代封建皇朝传世继统的"法宝"的缘故。《易本命》作者故弄玄虚自欺欺人，影响是很坏的。《易本命》一篇曾被晋代王肃伪托的《孔子家语·执辔》录入，而改头换面作为孔丘与卜商(子夏)问答之辞。剽窃他人而能被伪书录以取重则可见《易本命》是盛行于当时的。

嬴字再见于《周礼·地官》，因为它每字均与物连称，名之为五物分类法。《周礼》无疑是刘歆伪托周公姬旦所作。刘歆帮助王莽抢夺西汉刘姓皇位，写书伪托周公，以《礼记·月令》为王莽受命之符，以《周礼》为其改制的参考。二书同出一手，而《月令》有替王莽造舆论作用，可能在莽歆同官黄门郎时已写成。先《周礼》而后《月令》，是要讨论分类法完毕再谈历史。又因是王莽的历史，以后说到《月令》的作者只举王莽一人。

《地官·土会》说：

> 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墳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嬴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

这是将土分为五地(地貌)，作为划分全体动物的标准。凡是同样适宜于五地中某一地的即作为同是一物的动物。五物中每一物所包含的动物种类极多，它们所适宜的地决不能限于一地。例如李时珍即以水、原、林、山四分禽类。所以这个分类法所用的划分标

⑯ 同注⑮。
⑰ 同注⑨。
⑱ 《地形训》"人"作"人民"，"昆"作"贞"。

准是不可思议的。且看同书《春官·大司乐》[19]六乐的每一变所招致的动物及和它同时到达的土地神均与《土会》矛盾，那末《土会》所用五地作划分五物的标准又将从何说起呢！这些五行动物分类法本是唯心的瞎说，如果尚能自圆其说或自举实例，则还可讨论。《土会》所用划分标准完全是形而上学，既不合理，而又自相矛盾，所以是不能成立的。近人陈桢[20]以为它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分类法，是没有从历史方面深究的缘故。

但是，刘歆还有应记录的两件事。(一)动物植物两个名词是在《土会》起的。我所知东汉马融《易注》及《广成颂》全用二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有《广动植》篇名之外，明清以前很少用到它们的。(二)《汉书·五行志》转载刘歆五行说以蝗灾为介虫之孽，以螟灾为蠃虫之孽。从此历代史书纪灾以蝗虫属水，螟虫及其他害虫均属土，是推源于刘歆的。《汉书·五行志》又说刘歆以人变为蠃虫之孽。由此三例，可见刘歆五行说对于动物各大类的划分是界限不清的，而且从刘之说，蠃既可是虫的一部分，又可以是人，这就造成了很多混乱。

郑玄注《梓人》《土会》蠃及《月令》倮，全用"虎豹之属恒浅毛"一句话，他连董仲舒以倮为人的说法都没有顾到。高诱注《时则训》"羽落而为蠃"和他在《观表》所说"裸见"均与郑所说浅毛二字在意义上大致相同。所以裸蠃蠃倮四个名称的混淆是郑、高等人造成的。他们不问各书所用分类法的时代不同及其名称亦不同，死抱着一种成见硬套是不行的。

列宁说："**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和社会学》)以前对于几种古代的唯心的动物分类法没有解释清楚，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讨论到《月令》的五虫分类法。《月令》和它所包含的五虫分类法的时代不搞清楚，则上文逐个对比的解释全无根据。上文屡次提到它是王莽伪托周公改成《月令》时用《时则训》作蓝本，而取董仲舒五虫代替《时则训》五虫，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动物分类法，尤其在封建时代妨碍动物学科发展，是为害最大的分类法。要弄明白这些关系，必须搞清楚王莽怎样利用儒家鼓吹尧禅舜的说法以夺取西汉刘家皇位的历史。相生说的五行家言以为古帝王每朝各应木、火、土、金、水五德中的一德，德更换，朝代亦更换，转移如轮，周而复始。《时则训》是西汉初年最完备的五行相生说。主编人刘安[21]的名字必须遮掩掉，王莽就用以伪托周公改成《礼记·月令》。我曾有辨伪[22]一文，考证繁多，难以复述。兹按照历史事实大略言之。

汉武帝刘彻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话，儒说盛行。周公姬旦是孔丘做梦[23]都要想到的人，伪托周公是最有大用的。汉武帝叫"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霍)光"[24]，王莽就利用这个故事立孺子婴，改年号为"居摄"[25]，而自称"摄皇帝"。《月

---

[19] 《大司乐》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同祇，土地神)，再变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古代人认为地面上各处栖息繁殖的活东西，都有当方土地神管着，所以《大司乐》和《土会》是矛盾的。)

[20] 陈桢《关于中国生物学史》，生物学通报，1955。

[21] 淮南王刘安以谋反罪被迫自杀，见《汉书·本传》。

[22] 同注⑧。

[23] 《论语·述而》久矣吾(孔丘)不复梦见周公。

[24] 《汉书·霍光传》。

[25] 公元6—8年。

令》取《时则训》的"十二个月"部分，稍有删节增改以作其书的主体。又将其全年分配在各月的方位在东南中西北方的各四个字，改用同书的《五位》部分中各有所司分地的每两个神而仅取其名以代之。即是："其位东方"改为"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位南方"改为"其帝炎(赤)帝、其神祝融"；"其位中央"改为"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位西方"改为"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位北方"改为"其帝颛顼、其神玄冥"。这样改法就是认为五帝各应"五德之运"中的一德，按着每年十二个月随时运转而各当其令，这正是王莽用《时则训》改成《月令》的主要用意和目的。刘邦自称赤帝子[26]，又有刘姓是帝尧之后的说法，王莽由假皇帝"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位曰新"，当时他下诏说"予以不德，托于皇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舜)之苗裔。……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金策之书。予甚只畏，敢不钦受。"王莽即位后，还用"运转次移"四字为改封宋公孔弘为侯的理由。以上这些史实都记在《汉书·王莽传》，足以证明《月令》是王莽用《时则训》改成的。《月令》每月的其虫紧接着其帝其神，当然要用"大儒"董仲舒五虫以代刘安的说法，不但略去了不足道的小虫之属，还可取四灵以副圣人而拥护皇位之尊呢！

《时则训》"季夏之月盛德在土"，是与《史记·天官书》"中央土主季夏"、董仲舒"金者夏""土者夏中"、《内经·五常政大论》有夏及长夏等诸书相合的。《月令》提出"中央土"，改成不属于任何月份的单独一条，是与以上诸书不同的，从而显出其窜改痕迹。现存本《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首，每纪各冠一篇与《月令》极相似的文字，令人意味到它们是拆开《月令》，戴在头上的十二顶帽子。《史记·吕不韦传》"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号曰《吕氏春秋》。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两件事都说明《吕氏春秋》原以《八览》为首，伪托《月令》者想借春秋之名做掩饰，才颠倒原顺序而成为现存本的。《逸周书》的《周月》、《时训》两篇所述星次及节气均与时代不合，还颇有抄袭《时则训》的话，另有《月令》则有目无书，都暴露出作伪的伎俩。《月令》是现存本《礼记》四十九篇之一，时间上有早于王莽的矛盾，殊不知《月令》是东汉马融[27]补充到戴圣之书中的。

王莽用《月令》做他受命于天的基本"理论"，做了十八年皇帝，《月令》则被历代皇朝所重视，与封建制度同其命运。光武帝刘秀依靠符谶重建汉家。魏晋南北朝大都在易姓时托禅让之名登上皇帝"宝座"。隋受禅后焚烧谶纬之书。唐初即敕撰《五经正义》而《礼记》居其一，作为科举取士必用之书。唐代曾将《月令》升为《礼记》第一篇[28]。每岁颁历是封建皇朝大事，直到清代《时宪书》(历书)每月所分纪七十二候即出自《月令》。清代最后一个统治者的典礼性文告，还自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所以《月令》是每一个封建皇朝都视为"礼教之大防"的！

《月令》所包董仲舒五虫说，残缺不全的动物分类法，经过《易本命》为之阐发，更增重要。因为圣人(帝王)与四灵五分各类动物而为其长，如果稍有触动即犯觊觎神器之嫌，是古代一般研究动物的人所不敢妄为的。幸而残存的《尔雅》一书有具体真实内容不能磨灭。唐初欧阳询《艺文类聚》是现存最早有动物部门的类书，分为鸟、兽、鳞介、虫豸四部，

---

[26] 《汉书·高帝纪》斩蛇事。
[27] 见《隋书经籍志》。
[28] 见茆泮林辑《唐月令注·补遗》。

是追踵《尔雅》而不免有《月令》的鳞介。宋初邢昺等奉敕作《尔雅疏》列入儒家"经典"，翼雅之书纷起。但是陆佃《埤雅》有"羽虫三百六十而凤为之长"等句。方旭(1890)《虫荟》是封建时代记述动物种类最多之书[29]，亦可称为翼雅与类书之流最后一部的大作。该书将全体动物分为羽虫、毛虫、昆虫、鳞虫、介虫五大类，各盈一卷，而以能立家蚕为昆虫之长作自诩。可惜的是该书按此五大部门所举各种动物都是毫无分类地逐条排列的，犹如一篇伙食帐而已。《尔雅》还有残存的朴素唯物的再分类则绝无嗣响，显见得它的发展是在唯心的五行说向它夺取虫鱼鸟兽四大类的地位时，早已在斗争中被夭折了。贯穿封建时代，与上举各书相类似的甚多，很少能用到"推而共之"而有共名，及"推而别之"[30]而有别名，不能不说是受《月令》的束缚。

高文谈到李时珍《本草纲目》。李时珍长期多方面医药实践，自是宝贵的卓越成就。李书的动物分虫、鳞、介、禽、兽、人共六部，仍不免受《月令》的影响。明代在李之前有刘文泰等《本草品汇精要》说"禽兽虫鱼分为羽毛鳞甲羸五类，每类又分胎卵湿化之四生"[31]。刘文泰混合《尔雅》、《月令》、《金刚经》三书并用之，叠床架屋。李则稍有不同，在其《虫部》前言说：虫"其物虽微，不可与麟凤龟龙为伍，然有羽毛鳞介倮之形[32]，胎卵风湿化生之异。……分为三类，曰卵生、曰化生，曰湿生。"刘李同用五行说而名称稍有混乱。这些混乱非探索历史根源不能扩清。正确的分类是正确识别动物的基础，识别不清当然要妨碍动物学科的发展。

王莽伪托周公作《月令》以为抢夺汉家皇位的"受命之符"，是和《水浒》中宋江在还道村受九天玄女三卷天书，准备上山抢夺晁盖的山寨之主，同出一辙。凡属反动派都想借儒家思想的唯心的说法，以进行他们的野心活动。可见批林批孔，就在探讨动物学方面的问题，也不能怠忽的！

封建时代学者为了顾虑个人利益，言论往往多所忌讳，虽有所见，亦不能畅所欲言。本文讨论到的各种我国古代动物分类法所涉及各书的解释，很有些与旧说不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由于我个人学习不够，错误在所难免，务请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

---

[29] 方旭《虫荟》羽虫 267 种，毛虫 384 种，昆虫 219 种，鳞虫 238 种，介虫 93 种，总共动物 1,199 种。
[30] 见《荀子·正名》。
[31] 见刘书《凡例》。
[32] 据张氏味古斋本。

A DISCUSSION ON THE ZOOLOGICAL SYSTEMS OF ANCIENT CHINA

TSOU HSU-WE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existed several types of zoological systems which now ought to be regarded no otherwise than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ntradictive views of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about nature. The system adopted in *Er Ya* (Literary Expositor) exhibited materialistic views while all system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Wu Xing" (the five elements) including that adopted in "*Yue Ling*" (Monthly Ordinances) were idealistic.

Although the book *Er Ya* had suffered adulteration and missing in its parts during the long historical course of thousands of years, its five chapters on zoology unmistakably listed numerous names of real animal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Er Ya*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animal groups in modern systematic zoology as follows: Class Worms = Invertebrata; Class Fishes = Cold-blooded Vertebrata including fishes, Amphibia and Reptilia; Class Birds = Aves; and Class Mammals = Mammalia. We have to be satisfied by the simplicity and being conclusive and clear-cut of this system which was first written in not later than 11th Century B. C.

The systems created by the "Wu Xing" doctrinalists can be found in several other books. The first one of them appeared in *Guan Biao* which is nothing but composed of four terms (or characters) to include all the animals known at that time.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se terms are merely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menclature used in *Er Ya*. The *Guan Biao* system was further developed by later systems of its kind, so that they achieved to some degree to extend or enrich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yet it is only literal or concerned with ideography and creates troubles by confusing the meanings of the four debatable terms 裸、羸、蠃、倮 which are erroneously regarded as synonyms.

In addition to *Guan Biao* the systems in *Kao Gong Ji, Shi Ze Xun* and *Chun Qiu Fan Lu* (written by Dong Zhong-shu) are also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Wu Xing" and their nomenclatures can be compared as follows:

Er Ya	Worms (Invertebrata)			Fishes (Cold-blooded vertebrates including fishes, Amphibia and Reptilia)		Birds (Aves)	Mammals (Mammalia including human)		
Guan Biao	Nude (裸)			Scaly		Feathery	Hairy		
Kao Gong Ji	Small animals			Big animals					
	by bones	by moving	by calling	scaly		feathery	fatty	greasy	naked (羸)
Shi Ze Xun	Invertebrata (蠃)			Scale (-shell)	Shell (Testudinata)	Feather	Hair		
Chun Qiu Fan Lu				Scale	Shell	Feather	Hair (excluding human)		Human (倮)

From this table the meaning of each term can be made more clear and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terms used in different systems can be followed. The confusion initiated in *Guan Biao* about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debatable terms may be eliminated by exanmining their positons in the other systems. One must note that (1) *Shi Ze Xun* was the first to call animal "vermin" and this system was thus called as the "five vermin" system, and (2) Dong Zhong-shu oblitered the class "Worms" of *Er Ya* and placed class "Human" in addition to class "Hair". He put "Sages" as the head of class "Human" and other four "Sacred Animals" as the heads of the other relevant classes. Therefore this system deviates very widely from the natural descendant relations in animal kingdom known today.

Wang Mang, before he ascended the throne, changed *Shi Ze Xun* into *Yue Ling* and pretended it to be Prince Zhou Gong's work, in which Dong Zhong-shu's system was used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one of *Shi Ze Xun*. Through the implications in *Yue Ling* Wang Mang claimed that it was God's will for him to usurp the thron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ng Mang was the first and last Xin Emperor who ruled China only for 18 years (6—23 A. D.) but his *Yue Ling* lasted in Confucian classics as an authoritative work in the whole remaining feudal epoch in Chinese history. Its influence is also long lasting since all the zoological systems established in the afterward feudal dynasties accepted its classification to different degrees, as proved by the citation in this paper of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ang Dynasty to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It is obvious that the thought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impeded the development of zo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